

永曆實錄

永祿實錄卷十九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袁洪曹列傳

戴國士

蕭琦附

袁彭年字介翁別號特邱湖廣公安人父中道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工詩與兄宏道齊名彭年亦與兄祈年蚤立文譽以制義名家詩宗北地信陽關爲公安詩學者排詆備至時武陵楊鶴子嗣昌父子好惡相逕庭議者謂楚人父子喜于相反亦習氣然也彭年中崇禎甲戌進士授淮安推官以法鈎致陳啟新襦衣杖之啟新恚死繇是名動朝列以卓異徵赴考選薛國觀惡臺省異己聞

奏上暫罷考選徵至者皆授部郎或補沿邊知縣明年上
召對廷試進士授以科道官考選遂停彭年授禮部主事
請告歸里荆土淪陷彭年避地江淮宏光初詣闕見乃改
禮科給事中時楚事方棘彭年與御史江陵徐養心奏恢
復大計根本在楚乞以前順天巡撫楊鶚督楚豫軍詔從
之而馬士英方嚮用何騰蛟中格不行彭年故以亢直名
既居省中與陳子龍吳适章正宸齊名時馬士英阮大鍼
尤忌姜曰廣建安王府中尉朱統鐔應募上疏攻曰廣有
逆謀詞連史可法呂大器張愼言彭年上言祖制中尉有
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齎奏若

以換授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
何竇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官加禁戒臣禮
垣也事涉宗藩皆得執奏不聽馬士英欲以從逆爲驅陷
東林名疏請誅逆言從逆諸臣彊半是正人君子之流彭
年抄駁言從逆姓名傳播不一僉人乘閒陽爲正人口實
陰爲逆黨解嘲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日翻逆之轉語
不至淆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夫從來善類所歸閒雜匪德
東京盛名豈無逃死之張儉元祐錮籍亦有幸免之元章
二士作朋管華分席七賢寄傲山王同列豈因鄴宮一姓
之惡遂毀銅臺全部之音唯是溫公一信蔡京而紹述之

禍旋起唐室一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今日何獨疑之繇是爲馬阮所深忌已而詔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彭年上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永樂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臣主之此不見正史後唯萬安行之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德則邱聚谷大用等倚附逆瑾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是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先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時無不營而得之官有不脛而走之賂故逃網之方

卽從密網之地作姦之禁適以資發姦之人始猶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嘗後乃賍賄萬千成極重難返之勢豈非以奧援之塗愈秘而專傳送之津愈曲而費乎徒使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長上不可不革疏入嚴旨切責謫浙江按察司照磨彭年旣廢鞠翔浙福開恩文皇帝召補原官閏陷遂降于彭年以伉直鷙擊負時重望然挾謀數工揣持不能澹于權勢故灰生大節無足取者李成棟薦之爲口廣東提學副使閱兩歲江西反正舉兵圍贛州嶺海大震彭年故楚人聞何騰蛟堵允錫漸次復湖南北彭年與李元允交善知成棟有

反正意因從臾之成棟召彭年入密室定計遂決策以廣東歸順上至肇慶錄彭年功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彭年矧典制喜操切金堡丁時魁亦以其素望稍引重之遂奏請整綱紀慎黜陟重名器爲激厲忠義之用首疏參朱謀壘繇宗室徑授僉都錢匡以金聲桓書辦無出身履歷又無尺寸功呂爾璵假稱舉人驚身緹帥混跡臺端皆非法宜速黜之謀壘主馬吉翔匡因緣吉翔得勅旨爾璵吉翔狎客也彭年故力攻之以裁吉翔權疏入諸躡級用者皆惴恐匡爾璵去謀壘以出楚催援江軍得不奪職彭年旣以主持臺綱裁抑恩倖自任而以意授李成棟令

具密疏攻擊故上亦薄而忌之羣失職者怨彭年彭年卽
善爲推卻移怨于金堡故堡劾怨尤深何吾騶于李成棟
薦入政府堡時魁惡之吾騶結通政使毛毓祥給事中李
用楫與堡時魁相齟齬彭年與吾騶皆因緣反正功大用
行止略同冀彭年之援已彭年恥與吾騶伍亟思自異乃
疏攻吾騶奏引私人紊亂國政吾騶亦許其把持李元允
爲平之皆不聽吾騶稱疾謝政去彭年亦不自安乃以慈
母歿乞假治喪請舊制大臣請治喪者皆如丁憂例三年
不得銷假得旨准假彭年遂解官居廣州彭年母與歿者
皆中道姬妾偶有拊摩恩未嘗受父命令慈養已于禮當

服小功彭年以忿爭失望緣飾爲引退計遂爲制服如生
母其矯謾類如此永祿四年春南雄陷上將西奔彭年入
見懼上西去必有攻已者乃請勅督元允軍援廣州上旣
至梧州吳貞毓等交攻彭年及堡時魁劉湘客蒙正發疏
十餘上有詔彭年有反正功置勿問而建堡等下北鎮撫
司獄獄旣成李元允入見彭年附元允至行在疏言臣與
四人同罪不當獨從寬宥請自詣廷尉服罪上優詔答之
彭年返肇慶是冬廣東再陷彭年匿民間已復出投款言
李成棟脅已反夤緣得免歸里挾策遊潛汚以詩自鳴未
幾灰梧州之獄彭年首見攻而獨見原貸議者謂五人同

案而堡等素節未虧重罹刑戍彭年獨以曾爲降□畏之
不敢誰何當國者顛倒至是欲救危亡宜不得已彭年早
樹聲望宏光中尤以伉直爲天下想慕風采旣而隱節貪
榮遂爲士大夫所厭憎瞿式耜嚴起恆堦允錫皆重惡之
彭年知物望不厭益爲募岸文過自矜金堡始以其習知
國憲不畏權倖獨與交好旣而隨元允赴闕要君請罪旣
得優旨施施自得堡亦自悔其失交時有戴國士者字初
士江西南昌人中天啟辛酉鄉試第一頗有文譽善結納
爲聲望解學龍巡撫江西時降禮與交學龍以薦黃道周
被逮國士經營其閒因以清流自標榜馳書四方迎送賓

客日不暇給時稱其家爲東林茶館相傳其緘書樞日用麪五升南昌陷國士降于□爲辰沅道兵備副使已見江西反正湖南恢復陳友龍兵且壓沅遂舉沅州歸順上疏行在自署銜云比例部院舉人臣戴國士奏稱袁彭年爲總憲曹煜爲樞部臣始末視彭年煜宜得如二人官知者莫不笑之竝爲彭年媿內批以殊斥其銜彭年顧不恤物議爲之護飾授巡撫偏沅僉都御史湖北再陷國士復據沅州入于□自言通權變以緩明兵爲□保全土地人民事覺爲□所殺沒其家

洪天耀號西崖直隸歙縣人中崇禎丁丑進士繇部郎陞

武昌知府以清剛子惠宜其士民崇禎末興國土寇呂癭子作亂袁繼咸平之餘黨猶蟬動不息天擢撫慰安插乃大定崇禎十七年擢副使分巡下江防道武昌兵寇頻仍天擢自以恬素非禦亂才欲致仕去已而南都陷歸路絕不果移海南道駐瓊州天擢以瓊海阻大洋謂可粗安便之蒞任兩載輯撫黎漢得安堦隆武中求崇禎者旦暮九卿天擢處海外爲安身計不通請謁故不遷隆武二年上卽位于肇慶安南請封給事中李用楫受命往歸至廉州曰李成棟攻陷海北用楫走渡瓊州成棟馳檄招瓊崖降天擢會用楫議阻海抗之用楫對瓊士民大言曰今天下

已盡去更爲誰守唯宜早遣納欵以全百姓用楫方服所
賜一品服天擢怒孽其玉帶曰公此帶出誰所賜而作此
語也拉碎之奮臂批用楫頰部民譟起逐用楫顧用楫以
此渡海走欽州□兵不至遂得至南甯達行在而天擢阻
海守成棟盛兵來攻城垂陷天擢投纆墜地不殍成棟雅
重天擢調護備至天擢不能自堅乃請以降順歸農成棟
畱之軍中未遣歸旣反正天擢以與謀歸順功特詔起用
擢吏部左侍郎天擢素無宦情又以名節不全用反正功
居卿貳悒悒不自理恆稱疾不視事絕葷酒閉戶誦佛書
李用楫懷見逐之怨又畏其揚己海外大言也每朝會必

以氣凌轢之天擢積不能忍顧用楫歎曰天擢不幸求死
不得耳公言天下已盡去更爲誰守今日已得主公勉力
盡忠玉帶尙可補也用楫赧退繇是恨天擢刺骨永麻三
年天擢九乞骸骨得請去寓高州高州守將李明忠驕憤
無度以賄結用楫爲兄弟用楫爲之地遽以無尺寸功加
官保封恩平伯因與用楫爲腹心交用楫謂明忠曰天擢
舊官海外有異寶爲少宰復受多金可襲殺之我保其無
他明忠夜發卒攻天擢殺之殲其家童稚無免者掠其貲
不滿百金明忠歎曰給事第欲報私怨而使我殺此窮老
措大耶事露用楫方與王化澄吳貞毓比遂無致詰者天

擢門人武昌鄭古愛欲擊殺用楫于廷用楫匿免

曹煜河南□□人中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分守蒼梧道按察副使隆武二年冬上卽位于肇慶煜與府江道唐紹堯同與擁戴紹堯擢戶部侍郎煜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已而廣東陷上西幸畱煜守梧州永厯元年正月李成棟遣副將楊大甫張月自高州進兵來攻師甫至郊煜出迎降檄所屬守令歸附鬱林知州王華玉北流知縣歐陽霖抗節不屈煜遣兵捕之華玉霖走南甯得免成棟仍畱煜署巡撫已而□遣巡撫耿獻忠至煜乃客寓廣州依成棟以居會成棟反正煜獻忠皆不次擢用獻忠拜工部尙書煜兵

部左侍郎掌部事華王霖交疏攻之詔不問時江楚閩蜀
大鎮數十擁兵殆百萬四方紳士義民起義者接踵聞上
出肇慶將度嶺親征皆踊躍請命奏報填委盟才旣猥下
又以降吏依成棟得掌樞政益澳阿苟容凡疆場戰守機
宜駕馭爵賞部署兵馬皆惛惛弗能理奉行詔旨給予劄
印日匆匆不暇給下樞科參持兩端職方郎中南海唐元
楫與盟同年進士又嘗與盟同降盟相爲比暱元楫尤貪
猥不知恥堂司互相蓋覆四方奏使排闥叫號凌轢無紀
禮媿受而已自隆武來諸帥進退不復咨中樞取決率以
意爲行止積成瓦解上卽位始用林佳鼎以左侍郎掌樞

務稍務振攝未幾佳鼎親帥兵與蘇觀生戰敗沒王化澄繼之茸闢無度部權復替化澄入直蕭琦繼之蕭琦者字韓若江西廬陵人素有文望頗自矜名節及驟遷九卿遽以賄爲命鬻武弁劄至十餘金而得副總兵銜積金帛鉅萬以數艦載至象州舟覆盡沒于潭琦亦病沒至是煜愈竄壤日奉諸將鼻息彼嫌此礙怨惡叢之煜益窘絀是四方益輕朝廷分崩銷蝕以迄于亡永祿四年春南雄陷上西奔梧州煜遂不從請勅督東粵諸軍畱守肇慶是年冬肇慶再陷煜走歿

永祿實錄卷十九終

永祿實錄卷二十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章郭吳萬程魯列傳

童天閩湖廣施州衛人中崇禎庚午鄉舉宏光中以推官
請饒因馬士英得陞見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歸施州調募
楚黔土漢兵入衛未赴南都陷遂入閩上疏自陳思文皇
帝召見之天閩軀幹魁偉言論誇誕思文皇帝悅之擢僉
都御史監御營軍閩陷走歸施州上至武岡天閩入見與
劉承允比遽擢戶部尙書武岡陷復走歸施州永祿四年
復入見于梧州吳貞毓欲逐晏清天閩與貞毓相結納擬

貞毓旦夕遷吏部則已復戶部時天闕方居母憂適二十五月遂亟欲除喪自著禪論一篇謂禪者淡也孝子之心至此而可以淡則除喪受王事正其時矣見者莫不憎笑之俄延間□兵逼梧州上奔潯南天閱走將歸施州中道死

郭之奇字菽子廣東東莞人中學禎戊辰進士授河南□知縣崇禎八年特詔推知行取者考授詞林之奇得改翰林院簡討漸陞侍講之奇既以賄得史職迫不能償其所賄乃緣例乞外遷典文得改副使提督學政被劾褫職家居宏光初下詔起廢之奇以不謹削奪不得與久之乃

王英赴闕遽自削革中用內黃羅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都陷走歸里隆武中起用不赴已同蘇觀生擁唐王聿錫□兵至遂就李成棟乞降永曆二年廣東反正上在肇慶之奇屢求入朝廷以其忤競賄謁不之召明年內降勅以原官召用之奇恐入而不見容也遂結杜永和爲外援永和出守梅關赴闕陛辭之奇隨之入忌黃奇遇之清望軋己而欲奪之與萬翱謀思所以陷之奇遇應詔奏薦舉人黃維璟品行文學應閣試得俞旨之奇乃與翱宴永和酒酣具言維璟以美妾一金千兩賄奇遇薦己永和遽悲曰吾輩出死力爲朝廷守一隅土坐令人雍容

受賄耶顧謂之奇公胡不言之之奇曰吾與奇遇同官言則嫌于相軋公爲朝廷虎臣當擊去之卽撲殺于廷亦無不可永和曰文臣不言則人將謂我越俎之奇顧翺曰萬司馬顧爲公先驅然非公露章奇遇黨援甚固莫能動也翺亦知事無根甚顧之奇對永和屬己王化澄力從與之且恃永和威力謂必濟遂疏攻奇遇如之奇言永和疏繼入上素知奇遇端介得疏駭怒姑令奇遇回奏奇遇疏稱維璟之文行貧富與臣薦維璟之爲公爲私天地鬼神鑒之臣不屑辯惟是之奇翺結勳帥要朝廷誣斥經筵近侍不知何心上竝令之奇回話已而永和知其誣也自悔爲

之奇所給面奏寢其疏勿行上切責之奇姑置勿問奇遇
事得白遂請告去之奇乃與吳貞毓程源萬翺比興大獄
于梧州驅逐異己之奇遂拜禮部尙書之奇之將入也朝
士皆知其險陂冒競將益壞國事故沮折經年顧之奇營
交內外終難抑止而朝廷建立三四年來搢紳衰落呂大
器李若星李永茂旣以志不行無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
知有嶺海立國事吳浙阻遠舊臣或潛避山谷略聞音息
終莫能起唯南望愴歎或賦詩寄意而已當上初立舊臣
如萬元吉楊廷麟劉同升郭維經皆旋死事詔徵用者文
安之王錫袞郭都賢李陳玉印司奇尹民興劉若金俱中

道阻不得渡熊開元倪嘉慶輩又皆披緇放浪江湖無興復志閩蜀搢紳稍有至者率庸猥無足采或復寒士起草茅大用之類皆斗筭劣瑣自媒躁進故任使空匱列位多虛嚴起曹金堡皆以清品彙求實材爲務而粹不得應者故之奇貞毓源翺等自以甲科資階求入當亡亦莫能廢也之奇居禮部數月飄搖蒼梧日唯毀擊貞介拔引匪類爲事已與化澄比受胡執恭賂力請封孫可望眞王方巖訟間兩粵皆陷之奇遁復降于□死

吳貞毓字元聲直隸宜興人中崇禎癸未進士避亂江西依族叔炳永厯元年隨炳詣行在炳驟登政府貞毓亦擢

吏部文選司主事隨上武岡驟遷郎中掌銓政唯劉承允
意不能爲短長上南奔柳州貞毓達行在遽自太嘗寺少
卿擢吏部右侍郎以冢宰自期會召晏清至清以二十載
舊銓曹清望久著上意傾委貞毓不能獵奪遂怏怏求出
視師上發南甯出肇度使貞毓先貞毓見李成棟曲意結
納誘成棟使治行宮于廣州要上東幸成棟惑之瞿式耜
疏言楚黔諸帥翹首威靈如望雲霓駕旣東幸將謂朝廷
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非特失興復之望而偏
處海濱將有進退維谷之憂矣上意亦不欲行會遣劉遠
生勞成棟軍遠生開陳利害爲成棟言成棟感悟乃罷奉

迎之議貞毓益失意難于返闕遂請督視嶺上翱翔韶州
居數月成棟益知貞毓姦狀禮意浸衰貞毓進退失據怨
朝廷之不召也謂金堡等阻己恨之日甚久之自請入朝
擢戶部尙書日思逐晏清而代之清屢乞骸骨上不聽貞
毓益怏怏時朝廷方清流品抑躁競袁彭年丁時魁金堡
力持行之郭之奇萬翱程源李用楫張孝起朱統錡皆不
得志泊以軍事自陳請求勅印餉口行伍者藉藉怨望貞
毓率與結納約以己得秉銓政當咸恣如意貞毓之成進
士也出朱天麟門思援天麟復入直爲己主盟王化澄利
天麟之入相爲首尾乃因天麟外結陳邦傳爲援而內以

夏國祥馬吉翔爲主故羣不逞者奉貞毓戴之日陽毗思
逞意江楚淪陷嶺上東西交棘勿恤也永祿四年春上在
梧州貞毓因國祥請勅召化澄入直貞毓遂露章劾堡等
羣所與黨者踵之疏十餘上堡等下詔獄貞毓繇是益驕
與化澄內外應攻擊異己者將逐嚴起恆晏清而以天麟
及己代之高必正入見貞毓遣客迎候于道通殷勤請必
正殺堡等遂起恆清及都御史余燦必正旣薄貞毓露其
言貞毓乃沮胡欽華輦金粟入行在賂化澄及諸部科爲
孫可望請封秦王總理天下貞毓爲之主嚴起恆執不從
貞毓乃密具啟稱臣于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爲一冊起

恆爲首其盡心傾戴者爲一冊已爲首其後可望遂怒殺
起恆等二十餘人胡欽華劾瞿式耜老姦誤國王化澄調
嚴旨切責張同敞授兵柄于于元煜以壞桂林皆貞毓賊
之也貞毓外默中險與夏國祥稱鄉里尤委曲故爲羣不
逞者所宗主得志不半載行在遂瓦解明年上入滇如寓
公以迄于亡梧州亂上奔潯南貞毓走死于亂軍

萬翱字九臯江西南昌人萬元吉之族子也短小輕冶憲
游狹斜間中崇禎癸未進士授杭州推官城陷遁歸里從
元吉義軍中隆武元年擢兵部主事已改兵科給事中元
吉守贛州翱浮寓吉贛聞贛州陷元吉殉難然江楚閒往

往有紳士義民團聚不下翽得依之以居密奏爲諸義旅
閒道求聯絡陞太僕寺卿監江西義軍已擢兵部右侍郎
江西再陷翽走赴行在卽以右侍郎部部翽意猶怏怏王
化澄罷相怨望因結翽爲朋黨遂與郭之奇比因杜永和
誣訐黃奇遇有旨令翽回奏翽驚懼自陳出于傳聞朝廷
方務姑息置勿問永祿四年春上西幸兵部左侍郎掌部
事曹煜畱守肇慶翽自以爲當得中樞時樞政陵替闕外
無所稟受願以冒功請勅卽黃劄者皆有餽遺勳帥陳請
非分亦有私賄故與程源魯司藻俱垂腴焉上素薄翽
不欲授乃以樞篆付嚴起恆攝理翽以是怨起恆而疑金

堡等之持之也遂與王化澄吳貞毓謀興大獄殺堡以搖起恆因與可藻約令可藻因夏國祥求授兵部尙書期一月後可藻出督西師奪瞿式耜兵柄而翱代掌中樞遂噉給事中雷德復誣奏起恆二十四罪會可藻謀洩廷臣大譴可藻不能得而起恆稱疾力謝樞政王化澄入直力爲翱主內批陞翱兵部尙書胡欽華挾賄爲孫可望請王封翱力主之起恆堅不從翱再三執奏恫喝上封可望荆郡王然可望已據僞冊稱秦王弗受也居兩月兩粵陷上奔潯南翱弗從攜兩妾匿梧州山中已乃就馬蛟麟乞降蛟麟狎而畱之爲幕賓李定國復桂林下湖南翱乃走衡州

見定國定國以其曾屈節待之甚倨翱因入達定國自陳
主可望王封爲己功尤爲定國所厭惡乃言于庭曰萬尙
書朝廷大臣宜加優禮然曾註誤未奉明旨復職故不使
與抗禮聞者咋舌翱故施施無媿色定國兵退翱又降于
□洪承疇爲請得授參政未幾以罪廢

程源字金一四川□□人初舉于鄉以制義交吳士顧夢
麟爲之延譽源悄悄自喜遂以天下士自居中崇禎癸未
進士方觀政孫傳庭敗于陝州都下藉藉知其必債源上
書言殲大寇必因大舉合數十萬之眾八面而齊攻之使
之疲於奔命然後可一舉成擒乞勅傳庭憑關固守勿事

浪戰書奏不省居數日傳庭敗問至三秦陷沒源以是得
知兵名然實疏聞氣矜無能爲也宏光中授中書舍人隆
武元年擢兵科給事中使四川聯絡禦寇源至遵義依王
祥遣使奏賊川南功擢僉都御史與祥浸有隙祥困辱之
已而釋之又佯謝過與飲源展轉得脫遂走詣行在家畱
祥所源盡匿祥跋扈狀亟稱祥忠勇知者哂之源旣詣闕
自謂宜拜中樞一時游士以起義自衒者皆倚源爲重旣
陛見陞兵部右侍郎畱部部權不屬諸附源者稍謝去源
乃恚曹煜解部務源謂己必得之上特令嚴起恆攝理源
以是忌起恆而怨丁時魁金堡源故與吳貞毓萬翱比貞

毓翺以源氣魄粗戾樂排擊尤推奉之遂與貞毓等連章
攻擊下金堡等十詔獄源揣不得中樞遂自請出督蜀師
加兵部尙書賜尙方劔便宜行事以行然源故與王祥交
惡不能復入蜀次且梧州日驚將吏劄招無賴客以自張
旣陛辭逗畱兩月餘日與貞毓翺疏攻朝士勅趨造就道
不得已乃行至潯南粵西陷不知所終

魯可藻直隸和州人初爲諸生附吳下諸士標榜立名譽
顧閭閻不通制義徒以徵刻社文居勞自銜出入僉都御
史全椒金光辰之門因緣附防光擁戴以功貢謁選授湖
廣新甯知縣何騰蛟不遣之官輒以便宜劄改推官管東

鹽稅開署于湘潭乾沒狼籍爲同官鄭古愛所惡奮拳擊之墜齒遂走粵西會上踐阼與擁戴附馬吉翔擢監察御史巡按廣西出入亂軍中頗有勞勩未踰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廣東反正瞿式耜檄可藻駐梧州嚴守以防不虞可藻遽自稱總督兩廣式耜劾其帝制自命貽新附者笑可藻不自安其母死已逾小祥矣乃請服喪終制未踰年卽稱服闋詣闕補兵部侍郎與夏國祥結鄉曲好欲得本兵與萬翱比嗾雷德復訐嚴起恆姦露不得逞萬翱旣拜中樞不欲負可藻姑爲虛名以謝之特勅授南京兵部尙書通國笑之粵陷不知所終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金堡列傳

姚湘

印司奇

丁時魁

張孝起附

金堡字衛公別字道隱浙江仁和人爲諸生時孤介曠遠不屑爲時名弱冠博通羣書熟知天下利病文筆清堅度越谿徑應崇禎丙子鄉試五策談時政娓娓數萬言危詞切論直攻乘輿無諱主者奇之舉于鄉闈廣出天下擬之羅倫廷對已中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擿發姦猾安撫流離士民欣戴之山東盜起臨清豪族故習爲響馬賊應盜起者眾至數萬堡肩輿從數胥吏扣其壘忼慨爲陳

大義盜魁感泣叩頭請死堡慰安之皆解散歸農堡耻以撫盜功自見遂不敘崇禎十五年劉澤清以兵入衛駐臨清驕悍蔑文吏漁獵百姓堡抗言責之澤清赧恨乃假新制以屬吏禮折堡堡與遇于道鳴騶過之不爲下澤清擒其驍卒扑之堡亦擒澤清前驅杖之如其扑澤清怒鼓噪起將攻堡堡盡散胥隸啟扉門公服據印坐以待之澤清不敢動堡所招降盜魁聞堡受脅率健兒數千關弓怒馬里民持白梃踵之殆十萬人至城下圍澤清軍三匝澤清恐因巡臬使以求和請與堡相見堡單騎往會澤清于僧院因其歃血約澤清不得犯臨清一艸澤清許諾堡乃麾

健兒及里民散皆大譴呼聲震數十里上吏終惴惴畏澤
清謂堡曰君自不畏禍勿貽我輩憂君姑以疾請假歸需
大用可乎堡知上官相掣志不得行遂移疾歸里臨清民
哀號送之數百里不絕堡里居亦以伉直折勢要仁和令
劉堯佐與在籍主事姚奇允因緣爲姦利堡對巡按御史
廷摘之堯佐罷去里人皆欽愛之宏光元年南都陷張國
維戴魯王監國于浙東堡棄家奔依之已而知魯王無遠
志而思文皇帝立于閩聲望遠聞乃間道走閩陛見授禮
科給事中堡抗疏言鄭芝龍擁兵自大無効死興復之志
而驕蹇無人臣禮陛下不可恃之以致不測之虞思文皇

帝心善之弗能用也顧惜堡慮爲芝龍所害寢其奏不發已而以母憂解官全浙已陷不能歸遂浪游湖南依舉主學使周大啟避地沅州知天下將亡恆自祈死永曆元年辰沅陷堡匿黔陽山中□辰沅道戴國士素慕堡名馳書請堡相見堡抗書答之婉切陷厲自稱無路之人金堡國士知不可屈乃止永曆二年楚粵稍定上在肇慶堡在沅服闋值郝永忠之亂遂出山達桂林瞿式耜奏請召堡入朝有旨召見堡詣闕上疏言今日天下敗盡陛下據一隅而望中興非有夏少康漢光武之憂勤剛斷終無濟理如欲爲晉元宋高因人成事既不可必得之數而亦何者爲

可因之人也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閩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復以匪人持政柄貽閩外輕郝永忠殘賊已復之士殺掠空武靖宜削爵暴罪檄楚督擒之正法以張國威而爲殘黎救一綫之命陳邦傳無尺寸之功爵上公假勅自稱世守隸視撫按宜醜其爵勿使與効死疆場之臣齒馬吉翔扈從之勞在所當念然爵列侯官錦衣酬之足矣宜勿使與國政撓亂是非爲附羶之藪從此收拾威靈一歸之陛下庶幾人心可壹天命可延不然臣不知所終也疏入吉翔大怒爲危詞激兩宮思以陷堡上召閣臣朱天麟赴暖閣厲聲問曰金堡何等人也天麟對曰堡在隆武中爲

給事直諫以參鄭芝龍爲思文皇帝所倚用者上變色曰卿謂鄭芝龍爲可參耶當參耶天麟知上意遽震掉不敢言遂稟嚴旨切責堡令安靜供職自上之立羣臣率苟容無敢昌言者堡疏入舉朝驚愕詆堡狂躁唯袁彭年丁時魁知推重之堡孤立亦遂與彭年時魁相得相與嚴抄參覈憲綱以裁恩倖抑冒濫冀重主權故忌者益眾嚴起恆以厚重詳慎居政府罷式耜疑其委隨意稍不相得而朱天麟繇舊詞臣入直頗有物望式耜意其可與言也稱之于堡堡遂意天麟可倚其圖整飭因劉湘客道意至是天麟懾馬吉翔之威又知上意不喜堡乃對上言堡使劉湘

客至臣所請與臣同心去馬吉翔臣幾爲堡所誤上顧笑之而起恆于上前力稱堡言雖過當然皇上起多難欲收人心萬不可譴斥直臣上意稍解故堡彭年時魁諸劾功罪裁僥倖諸大計亦稍稍得行而天麟以反覆消沮自慙謝病免陳邦傳尤怨堡甚兩疏攻堡請堡爲監軍辭尤不遜堡奏邦傳何人阉羸伏處之兵亦何所監而敢請天子從官爲其監軍妄意臣且懼之得覆其矯詔稱世守之罪乞追原勅視有無世守字樣令罪有所歸得旨取邦傳原勅覆勘果無世守字樣邦傳乃讐服自邦傳承劉承允之後恣睢跋扈諸將皆挾意凌蔑又邦傳屈抑楚粵諸將皆

漸斂戢聽命曹志建于諸將中尤狂誕顧語人曰使朝廷
唯嚴閣老金掌科之言是行吾敢不以死自効乎吳貞毓
程源萬翺以新進躡九卿猶不自滿江楚川黔起家監紀
率皆落魄書生依諸將自售遽欲得部院銜陳乞勅印劄
日行閒又聞□有投誠官視原銜降級授職之例益思躡
尊貴爲他日自鬻計干請不遂則號哭闕下橫詆部科謂
己毀家出萬死爲國家圖興復而屈被押和堡成進士十
年歷中外入諫垣且五載稍改工科左給事中官不踰七
品諸忌者益以是惡其異己謗訕騰沸堡聞而歎曰今吾
輩七尺將不知齒誰利刃而猶以虛名競耶堡居省中謝

絕饋問乃至不能參胥吏科抄皆手自錄行朝參唯一青紵衣寒暑不易永曆三年孫可望使楊畏知奉書內附求王封書詞倨慢朝議疑之堡上言今謂不當吝王封鼓厲可望者其議不一臣請分別爲陛下陳之謂不以王封可望則可望且逆顏行而重上南顧之憂其說似也然可望之順逆以時以勢當內謀之心久矣使其思順也雖不王猶景附也如其尙存兩可之疑以觀望事勢則雖王之徒益其驕他日且進王而有求其亦將從之乎說者又謂不以王予可望難禁可望之自王夫自王則誰能禁之耶雖李自成張獻忠之自帝亦無有禁之者願可望業已乞靈

於龍命則授我以禁之之權而何弗不可禁之乎說者又謂可望舉全滇土地十萬甲兵以歸我功在可王乃江粵之士我已失之士也滇未失之士也金聲桓李成棟舉已失之士而效順且不敢邀王封而廷議亦唯祖制是守今乃舉而授之可望則何以謝聲桓成棟于地下而激厲其部曲乎說者又謂漢高帝嘗以齊封韓信矣漢文帝嘗以王假尉佗矣而卒得二人之用此尤謬也漢高之于信臣主未定之日也尉佗與漢並起爭秦鹿而可望所爭者誰之鹿耶且漢文席天下一家全盛之勢行陽與陰取之術以消戰爭而使其自服今陛下自度能如盛漢姑予之兩

可望將自戢焉否也至或謂唐之郭子儀李光弼宋之岳
飛韓世忠皆嘗王矣則唐宋無異姓不王之制而王輕祖
訓昭垂一旦而王之則真王矣且郭李之王猶待兩京收
復之後岳韓之王亦在百戰折兀朮之餘而可望之在今
日固未嘗有一矢之功也或曰昭代之制異姓不王而徐
嘗湯李皆王矣乃彼以贈死而非以寵生無亦姑畱以待
諸將之有大功者乎異日而今胡以死者之榮加生者哉
抑或曰金忠嘗王矣夫忠者□□也因其王而王之則亦
左賢谷蠡之稱耳今可望據滇順則歸本朝逆則折入于
□處兩可之勢而決意効順無亦恥爲□□乎而我以金

忠之例待之則是可望欲遷喬木而我固納之幽谷也大抵今日之以懷可望而使爲我用者不在可望而在陛下控御諸將以圖恢復如恢復之勢已定雖不與之以王可望焉往如其日邁月征進寸退尺國事日非則陛下徒囑祖制以解諸將之體而可望旣王之後更有不忍言者稍有識者固能逆覩之矣疏入中外以爲允乃罷王封之議時兩粵盡嶺而守兵老糧匱諸將遷延苟安嚴起恆與堡謀謂國勢垂垂日蹙諸將益懈唯有上親征鼓勵之一策耳顧所患者扈衛空虛請開事例以兩殿中書鴻臚上林諸冗官許矜士納貲立御營庫得十萬金可募丁壯五六

千人從駕安奉兩宮于內地而上厯諸營相機策厲事猶可爲堡力贊之乃改刑部侍郎劉遠生爲兵部督理戎政移堡兵科將漸次行之馬吉翔陽喜從之而陰使夏國祥撓亂之不一月御營庫將貯五萬金國祥皆以兩宮旨取宮中別用事不得就朱天麟居南甯日與陳邦傳謀所以傾堡者欲因孫可望以脅上殺堡乃遣胡執恭作僞勅冊鑄寶封可望秦王事旣成會梅關告急夏國祥以敵兵旦夕至愴上且曰李元[允]杜永和將挾上爲復降資兩宮震懼遂西奔諸不逞者之欲攻堡也謂必以袁彭年反覆無恆節倚李成棟父子挾制朝廷爲名而懼東將不敢發故

欲上去肇慶而西則可挾陳邦傳以鉗上且以東粵不保
爲堡等謀國無狀之罪吳貞毓與馬吉翔夏國祥內外合
謀已定故上踉蹌棄肇慶瞿式耜嚴起恆交諫不聽既至
梧州吳貞毓張孝起率其黨數十人連疏攻堡及袁彭年
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把持國政裁抑恩紀謀危社稷遂
褫職逮下錦衣衛拷訊嚴起恆率羣臣跪伏求貰不聽馬
吉翔嗾其黨以生棒扑之諸刑皆備而堡刑尤獨酷斃血
衝脅脊幾死者數四瞿式耜亢疏申理不聽曹志建焦璉
胡一青楊國棟馬進忠王進才馬寶交疏申救乃下法司
定罪進忠復上言臣等於堡從無閫外之交但緣皇上今

日具官濟濟而中外輿論謂可心膺寄者唯一金堡乃忽
舉此崇禎宏光取敗之敝政而加諸直臣軍民之心無不
驚駭乞速有堡置之言路以回天意收人心上意亦動高
必正人見吳貞毓等迎謁請爲殺堡必正既陛見出卽就
堡舟次抱堡慟哭貞毓等始戢遂得減死論謫成清浪衛
堡赴戍不得達畱客桂林瞿式耜館之堡左足創攀須杖
而行遂絕意世事故喜讀莊子及是稍習浮屠書衣衲衣
桂林陷遂與通政使印司奇祝髮爲僧去世所稱澹歸大
師者是也堡文筆宕遠深詣詩鈔刻高舉獨立古今閒成
一家言行書入逸品名位利祿妻子皆不繫其心唯微有

酒過其友人姚湘字夢峽餘杭人○兵陷杭不肯髣髮隨
堡出飄泊楚粵丁時魁欲官之湘罵曰吾死爲大明一秀
才足矣何用此腐鼠爲詩文亦亢爽有氣然亦頗有酒過
印司奇字雪浪湖廣桃源人峭直廉介使氣不爲物下
崇禎辛未進士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遷員外郎南京
吏部尙書謝陞奉召掌北銓司奇以新例裁其闕卒陞儀
夫以行微辭責之南都僚屬送陞祖道司奇獨不往陞顧
重之已除鎮江知府溫體仁欲陷錢謙益瞿式耜募無賴
子擊登聞鼓訟之下撫按檄司奇會鞫司奇撻無賴子姦
狀體仁怒鐫司奇級已而與推官雷起劒交惡巡撫張國

維右起劔交訟于庭謝陞已拜大學士當擬旨知司奇抗
直黜起劔而司奇降論送歸里顧其自鎮江歸也囊無十
金清名甲于江表隆武中起川赴閩思文皇帝曾寓東吳
知司奇清節擢僉都御史協理院事閩陷走歸里□兵破
辰嘗司奇棄家南走崎嶇苗獠開馬進忠津送之永麻四
年秋至桂林瞿式耜奏司奇清節舊臣開關依主宜卽召
用乃擢通政使特勅召見未赴客寓草菴中與金堡同居
桂林陷司奇遂與堡除鬚髮爲僧司奇不喜習浮屠法遂
返湖北隱焉

丁時魁字斗生湖廣江夏人中崇禎庚辰進士授禮部主

事丁憂歸里兩都陷江漢大亂時魁閒道避寇陞見思文
皇帝于福州改禮科給事中奉勅出勞軍湖南湖南陷走
沅靖上在桂林勅召入見改吏科左給事中上疏陳新政
八策以重爵賞攬威福爲要當時謂爲碩畫上奔南甯瞿
式耜畱時魁協守桂林兩粵定上出肇慶時魁赴行在擢
吏科都給事中裁抑恩倖剔除冒濫深爲不逞者所忌時
魁力持行之居兩載陞大嘗寺少卿仍理科事已爲吳貞
毓等所攻王化澄馬吉翔尤銜之下錦衣獄掠治毒楚時
魁憤歎曰吾以閒關從主故□執吾弟繫于獄榜掠無完
膚吾在此亦繫于獄榜掠無完膚朝廷亦何忍耶已而論

戊鎮遠至桂林張同做館之桂林陷見執孔有德召爲幕
客居數月病死黃岡何履仕爲治喪制其辦擲棺外曰斗
生不戴此辦以死可不負梧州一頓棒而今不免也惜哉
張孝起字將子直隸吳縣人中崇禎壬午鄉舉被□走閩
授□□知縣李成棟陷廣東分兵略地孝起嬰城守民潰
散兵且至孝起與其妻引縋自殺其小胥奔救之其妻已
卒小胥昇孝起走得達行在擢吏科給事中頗以清直著
已而忌丁時魁之先已也遂與王化澄比陷時魁堡因陞
都給事中以意行刑賞國是燭亂兩粵垂危不恤師師爲
狂歸以迄於亡孝起逃去不知所終議者謂小胥之救差

之俄頃孝起與城俱亡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晚節不終徒
亂人國人之不得終爲君子豈亦有命耶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終

永歷實錄卷二十二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死節列傳上

侯偉時字異度別號令邱湖廣公安人中崇禎辛未進士授□□知縣以清望徵擢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司郎中會北都陷偉時變服南走得免賊之破北都也官要職者皆責其胥役鈎致之無脫者偉時當崇禎末士風競躁獨恬淡退處胥役皆感其德度故獨得逸去既歸楚荆土淪陷浮沉湖湘間不復有當世志買田南嶽將安置妻子自披緇去而湖南兵亂不能容遂走粵會上自粵往武岡

偉時陞見超拜吏部右侍郎李若星爲尙書惡劉承允解
官去偉時遂秉銓政未匝月孔有德犯武岡劉承允降上
奔靖州偉時追從駕不及遂見執吳炳傳上瑞皆降附蜀
偉時不屈見有德疑立直視不交一語遣髻髮不從遂遇
害承允三年給事中尹三聘奏偉時清望奇忠宜得卹典
詔贈禮部尙書諡忠靖

傅作霖字潤生湖廣武陵人亢爽有志略喜功名中崇禎
壬午鄉舉張獻忠陷湖南北鈎索士紳作霖走桃源結鄉
兵抗賊宏光元年南都陷堵允錫徵湖南人士糾義旅勤
王作霖應辟召題授監紀推官奉檄聯絡嘗澧鄉團已而

忠貞營降作霖言于何騰蛟曰東南兵勢之重無如楚者
上遠處閩海威令不能遠及恐此諸軍益驕不能唯公所
用誠迎上駐蹕長沙鼓厲諸軍東下武昌以圖陪京西取
荊州以出襄鄧誠千載一時也騰蛟初無迎上意聞作霖
言頗動遂遣詣闕迎駕思文皇帝召作霖陛見敷奏詳切
請上必出楚上大悅擢作霖職方司主事監楚兵赴贛扈
迎加恩騰蛟凡錫及諸將有差作霖歸楚亟以迎駕促騰
蛟騰蛟意移漫遣郝永忠張先壁移兵茶衡稱扈迎皆次
且不行亦不遣作霖往作霖再三爲騰蛟言天子望公如
渴公當使霖勿負天子騰蛟怒其相切責也檄遣作霖監

王允成軍于湘鄉風令湘鄉知縣劉宗陶激士民噪之作
霖竊遂走寶慶劉承允迎監其軍作霖性伉直忠果而競
于自見卞急不能爲物下起書生游軍旅間不諳大體問
于知人自閩歸爲騰蛟所忌重見挫頗銜騰蛟堵允錫以
門生齒之作霖自以親受思文皇帝知遇亦弗善也至武
岡承允傾心結納之作霖遂與交好承允舉軍聽作霖節
制作霖遂欲從史承允成大勳上卽位遣勅使勞承允軍
使歸以作霖能得承允軍心聞改監軍御史俄晉太僕寺
卿承厯元年上在桂林徵承允入衛作霖陛見超擢兵部
右侍郎已而上幸武岡改左侍郎行尙書事承允驕恣日

甚閭部大臣皆惡承允不入李若星楊喬然與承允忤皆挂冠去作霖總理諸務時與票擬激勸爲承允所掣往往唯承允意四方奏報或寢不行人士進用者皆不擇人而授馬吉翔郭承昊侯性皆與奏封五等何騰蛟入見承允重挫寢之作霖亦以故隙稍見顏色繇是誹責交起而作霖未之知也及孔有德犯武岡承允以重取怨于諸將退解所往潛作降計作霖方竭意盡力勸承允死戰承允佯諾之而自赴石羊渡軍中密遣使通款遂舉軍降上遽奪門出奔作霖大驚輕騎從上行不十里扈從諸吏士稍有詬作霖者作霖愕眙走山中自以爲承允所紿誤大媿

憾欲自裁已乃歎曰吾旣不惜一死何忍耻死草中不與
逆賊面折也居數日承允遣使邀作霖出作霖至見承允
罵曰吾爲汝受不令名豈附汝求富貴者將不惜身名買
汝一死戰耳今若此吾且與狗彘交見汝面目正令我慙
憾汝況敢衣□□至我前耶因嚼舌出血嚙承允面揮拳
擊之不中以頭觸承允胸承允走有德再三使承允勸作
霖降承允見卽哭罵不絕聲承允噤不敢言而退有德聞
而壯之召之見問傳尙書欲何爲作霖直視曰欲死爾羈
之月餘作霖終不肯髣髴有德知不可屈乃遇害尙可喜
尤慕其義爲買棺衾葬之立廟武岡永厯三年贈兵部尙

書

熊興麟字石兒四川□□人中崇禎癸未進士隆武中爲
試御史永厯元年實授監察御史巡按貴州值張獻忠遣
孫可望寇貴陽黔土擾亂遲回未赴畱黔陽縣□兵至走
山中已與兵部主事李芳先同被執□黔陽令勸之鬚髮
大罵不從遂繫解嘗德舟行至中途守者欽其志義寬械
繫夜靜守者酣寢芳先將逸蹴興麟起與謀去興麟曰死
吾分也逸而追追而後見殺是幸免而不免也君勉去吾
精爽已馳赴武陵刀下矣芳先強之遂酣睡不聽芳先執
手垂涕而去興麟至嘗德孔有德令鬚髮納款不屈自言

吾與李職方同執中途可去而不去欲死于青天白日下
爾豈從汝犬豕求活耶遂遇害

李興瑋字天玉湖廣巴陵人弱冠以文藻清拔推重流輩
應湖廣己卯鄉舉爲章曠所賞拔用副榜生貢入太學假
歸值張獻忠陷岳州索舉貢充僞吏興瑋以漁艇走江北
請兵恢復遇左良玉前部李成名因邀與同復岳州已而
獻忠來爭成名兵退興瑋走僅以身免賊擒興瑋父母兄
弟宗族凡二十餘人皆殺之因光元年李自成渡江羣賊
大掠巴陵興瑋走湖南依章曠畱參幕府曠以興瑋年少
懦弱不習馳驅請于何騰蛟檄補臨武教諭臨武令貪林

無狀撈掠庠士興瑋憤之言于騰蛟罷令去臨武士民戴興瑋請卽攝令事興瑋不從應鄉試于衡州中丙戌鄉舉騰蛟縣臨武印固待興瑋者四月遂題授臨武知縣以簡澹爲邑民愛戴永厯元年四月衡州陷章曠退屯永州使人召興瑋棄城從己軍中興瑋辭曰興瑋不欲受民社而先生強我旣已膺百里之命則蚤盟之五內期以頸血濺城頭土耳不能應先生教也督士民嬰城守時湖南北六十餘州縣望風靡走無一守者唯臨武不下兵來攻乘墜距戰凡五晝夜兵佯退興瑋督民兵開門躡之伏起民兵潰敗興瑋被執送孔有德令下吏索降巡使李茂

祖勸誘之興瑋大罵曰李興瑋□□男子讀聖賢書豈汝輩從□□求食者所能誘耶茂祖怒繫之獄興瑋未有妻子唯一髻蒼頭相隨亦不肯鬚髮自請同繫興瑋于獄與聞大成唱和作詩數十篇佚不傳茂祖知不可屈報有德殺之興瑋將赴刑南向叩首已顧大成曰吾與君今日乃得畢此一大事遂遇害其髻蒼頭自請同死刑者以無殺蒼頭令不聽蒼頭奪刀斫殺興瑋者遂亦見殺

聞大成字子上湖廣羅田人江北陷人士多受賊僞命大成棄家走湖南以貢授監紀推官湖南陷于□大成于鄱縣山中招義旅將起□兵至被執與李興瑋同繫衡州獄

大成因獄卒沽酒與興瑋飲醉則悲歌忼慨相唱和無紙
皆裂襟裳襪布書之多佚不傳唯題獄壁一篇好事者爲
誦傳之云讀書懷古道服官素所期論文慙太傅舞劍學
要離忠孝千古事死生旦夕之不其戴天日從容就義時
亢志不鬚髮與興瑋同日遇害臨刑從容引頸就刃見者
皆爲垂涕大成顧揮手謝曰無勞諸君以淚送我諸君悲
我死抑知我之悲諸君生乎

朱□□字維四廣東清遠人工詩文爲嶺海知名士所著
有禺峽志行于世補宏光恩選貢生素結海上豪族廣東
陷與清遠衛譚指揮糾眾起義陳子壯帥義兵圍廣州□

□舉眾自上流應之斷飛來寺峽口拒北兵援路南攻三水縣下之子壯檄授兵部主事子壯敗沒義旅駭散李成棟來攻拒守清遠縣城破被執不屈死之

周師文字期岐湖廣大治人以制義名家兼工詩豪雋不屑羈紲武昌陷陞興國中潛招義旅江西反正師文起兵應之軍敗走九江文德翼資送之至吉安劉季鏞爲題授職方司主事時未陽義民謝焜龍尙可等糾眾起抗□師文入其軍嘗以身先士卒掠陣何騰蛟顧不喜之師文乃返鄱縣蓋遇時自江西奔鄱柵閉師文與遇時遇說令收潰卒聯義旅圖復吉袁遇時奉師文監其軍已而遇時

意變欲降□師文涕泣稱說大義以止之遇時怒遂見殺
遇時降

鄧見字無識江西豐城人中崇禎己卯鄉舉隆武元年南昌陷見走撫州與僉都御史傅鼎銓同起義兵鼎銓以見老成剛介恆所諮行事聞授職方司主事已而鼎銓敗沒見走吉安東界與劉季鏞同闢復楚湖南再陷見遂隱湘醴間經十餘載衣冠不改訓村塾以給食壬寅歲爲茶陵人所訐□吏捕繫之至則自請一刃以死□吏謂之遂大罵不絕口□吏怒捶之繫獄中不食死是歲有陳有功者亦江西人不知其所自起曾授監軍職方司主事時天下

已盡淪陷有功懷勅印流寓郴未閒衣冠不改賣藥以食
爲口吏所執自言國亡願一死久矣今日且得明白領取
白刃所志得就更復何辭繫送武昌遂遇害

永厯實錄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死節列傳下

蕭曠字逸然湖廣漢陽人以武舉授黎靖中軍都司劉承
先爲黎靖參將曠屬焉從承先征峒苗有功愬陞至副總
兵上在武岡承先爲總鎮楚黔挂大將軍印解黎靖事曠
遂以總兵官都督同知行黎靖參將事守靖州永厯元年
秋武岡陷承先降上南奔至靖州曠迎蹕具備勤敏上大
悅召曠陞見諭令解黎靖愬從入粵曠奏言臣職在守土
自當以死謝國恩愬蹕非臣職也臣以死捍靖追兵至當

殺臣而後能進則大駕達柳州矣上旣行曠督其標兵乘
塵脩守具召部民至庭涕泣勸慰勉以死守已而承允馳
書召曠降曠大罵焚其書俄而□兵大至兵民驚潰曠獨
率內丁十餘人登城射之敵衝郭門入曠短兵接巷戰力
盡遂遇害曠雖武士而志慕文雅頗讀書知大義爲承允
屬能不附承允意見承允驕悍意欲自遠故請守黎靖以
避其熏灼嘗曰我受朝廷命爲劉公屬固難與劉公所置
私人比其雅志如此故承允全部皆隨承允降而曠獨不
屈

朱允如字宗臣廣西臨桂人中武舉部除把總候選歸里

隨焦璉起兵定靖江庶人之亂璉用爲左部營將題授游擊將軍粵楚亂璉益召募如散家財萬金號召丁壯成一軍馬仗精好爲璉一軍最璉甚倚之夏如短小精悍兩目弈弈有光性贗直慕義折節下文吏尤恭謹循法度永曆二年從璉復陽朔平樂戰甘棠渡大榕江皆有斬獲以功厯副總兵官都督僉事璉下攻全州畱夏如守平樂輯兵政民得安堵時何騰蛟率趙印選胡一青及馬養麟周金湯熊兆佐之兵下全永畱老營于桂林驕縱爲暴于城野給事中萬六吉奉勅至桂林催師出榜飭責之詔侵騰蛟騰蛟聞之大怒六吉舊以劾馬吉翔忤劉承先有旨降

處部擬謫經厯未幾仍復職用騰蛟馳檄召經厯萬六吉
赴軍前効用令材官健兒數十人往召密令捶械之卽死
勿論時六吉已去桂居平樂未知也夏如偵得其詳大怒
曰督師乃欲捕繫天子近臣無人臣禮至此極乎欲作曹
操殺孔融宋溫誅清流耶此義士致命之秋也請六吉至
其署置酒飲以待部署甲士于門騰蛟所遣捕六吉者索
六吉知在夏如署扣門求入夏如佯爲不知延之入同酣
飲持檄者見四壁甲士皆露劒立夏如亦目眦欲裂時時
援佩刀不敢動夏如顧問曰君奉何令欲何爲當以相告
持檄者色動起立曰督師令請萬公夏如索請啟持檄者

奉檄示夏如讀未半碎檄拍食案起大叫曰萬公天子言
官以軍政戒飭士卒之暴民者惜奉執殺之爾督師庇囑
卒虐民惜未參劾爾區區一榜文而督師遽欲遣狗鼠輩
持牒辱之置天子于何地督師反耶夏如破家捐身爲朝
廷効死督師蔑天子即夏如敵仇狗輩敢銜人衣當齒我
刀拔刀斫持檄者六吉舉其袖持檄者脫走甲士噪起夏
如介馬彎弓追之至郊外擒一卒捶而告之曰狗子速歸
告督師朱夏如不畏死爲一隅君臣存分義督師若欲殺
我者我自來萬黃門已赴行在不可得也遂送六吉詣南
甯而自署其門曰夏如得罪督師爲朝廷存一綫君臣之

義故不敢擁兵以自求活重撓軍政今解兵待譴諸軍願
歸農者聽願充伍者赴焦公聽調度遂盡籍其糧儲甲仗
馬匹旗幟以歸焦璉而自葛巾布衣詣平樂知府聽羈持
檄者歸報騰蛟大怒方食墮盃箸然騰蛟能以威箝士大
夫而懾于諸將畏璉不敢逮治璉如而以書訴之璉求殺
璉如爲己刷恥璉遣攝璉如璉如囚服就璉璉詰之對曰
璉如以一時之義激不自量爲朝廷存綱紀今已使督師
無擅執言官之愆璉如之志已伸唯求一死以正軍法爲
裨將亢督師者之戒爾璉心重憐之瞿式耜亦重璉如之
義語璉寬貴之璉收其軍貲而別責二千金爲騰蛟壽騰

蛟青遂移書璉令釋夏如而謂夏如能勸璉仍令將兵夏如繇是以義俠知名顧畏騰蛟密已謝事閒居者久之騰蛟敗沒璉強之起奏復夏如職使統舊部守平樂時諸將卒虐民侮吏而夏如獨以謙謹有節制聞加總兵官挂鎮西將軍印永祿四年冬□孔有德□廣西遣馬蛟麟間道攻平樂璉方援曹志建于賀縣敵猝至夏如獨率麾下健卒城守兵民皆驚潰敵兵大至戰不勝敵乘城入夏如乃入署中殺妻子南向拜焚勅毀印易進賢冠大絳袍手劍端坐署中□兵入署望見夏如如塑神像愕眙不敢進夏如大呼曰身是鎮西將軍朱夏如□□何怯不前殺我也

□兵自堂下射之中頰_良如復呼曰□□不濟事遂援劍自刎而死

滿大壯湖廣辰州人故太嘗寺卿滿朝薦之族子也滿氏世以武傳家朝薦以剛直居諫垣益用名節勸獎其子弟故大壯忼慨慕義何騰蛟開府長沙召募將材大壯奉檄招練辰麻峒兵二千人爲騰蛟親軍隨章曠守湘陰兩載拒□兵于新牆大小數十戰□兵不能南□復與覃裕春大破□兵于潼溪斬獲數千計積功擢副總兵官都督僉事永_祿元年二月孔耿尙之兵大舉南□攻湘陰大壯方拒戰王進才之兵先潰燒湘陰城大掠而南大壯遂不能

支戰且走至長沙騰蛟已走衡州大壯奉曠屯湘潭求救于騰蛟騰蛟已不能令其軍□兵盡力攻大壯遂大敗躡追二百里至衡山大壯收餘兵轉戰麾下士死殆盡大壯謂曠曰公且先走爲捲土重來計大壯爲公力拒後終不再見公矣曠去大壯北馳迎敵敵縱騎乘之馬尾相銜走二十里短兵接格殺十數人馬中矢踣乃遇害

楊進喜陝西延安人與馬進忠俱起爲進忠前營副將進忠之擒楊么與麻河之戰皆進喜先陷陣驍勇爲三軍最永麻三年春隨進忠會何騰蛟于湘潭□兵猝至進忠軍驚潰進喜方理髮聞兵潰大叫起曰朝廷不惜高爵養我

輩何爲泥吾營迎何公至而忍棄之乎約髮不及戴兜牟揮刀馳馬出求騰蛟與□兵巷遇相格鬪手刃數人露額中流矢貫顙死騰蛟遂陷

惠延年陝西西安人少客湖南有拳勇習騎射應募爲曹志建裨將志建駐鎮峽關倨怠不親軍旅延年恆率兵出復道州甯遠江華郴桂圍永州下之皆延年功最屢擢總兵官都督同知堵允錫之南奔也與忠貞營相失西走桂藍將入志建軍延年時屯永州西知志建陰賊必害允錫以書投允錫曰延年謂相公不追及忠貞營則當入行在乃聞尙畱此聞延年甚惑之所畱意圖維勿忽比書達允

錫所死錫已至道州志建盡坑殺其部卒三千人劫死錫入關矣延年密遣人導死錫達何圖復砦死錫遂詣肇慶志建怒何圖復令延年旋軍攻之延年緩兵攻不力經六月不下志建劫勅使誘圖復殺之破其砦微得延年縱死錫圖復狀含忿欲殺之延年歎曰吾逸堵公正以全曹公而顧欲殺我匹夫終不足與共成事吾行吾志耳會死小王子大舉攻鎮峽關延年死戰自辰達未斬首數千小王子已退走延年曰吾不及今日死爲忠鬼以報國而死于匹夫手乎單騎追敵深入遂遇害始志建欲殺延年或說延年當降以免禍延年曰吾以名義故開聲曹公而

以叛終之願令彼罵我爲反虜乎有死而已延年死志建遂不能成軍以至于亡何圖復者廣西富川人父廷相萬曆丁未進士官御史圖復人贊爲太學生粵楚亂結砦自保聞志建之劫先錫也密遣人迎先錫入其砦齎送赴行在志建舉兵聞之不克勅授歸復監軍僉事令志建釋兵志建佯奉詔與圖復和誘與相見執而磔殺之

吳學湖廣湘鄉人以材勇雄于閭里起里胥從副將羅安邦勦天王寺土寇有功授把總張獻忠之亂學收土兵保鄉曲已而奉李乾德檄復湘鄉縣以功加游擊將軍何騰蛟開府長沙使學召募千餘人爲親軍守湘陰轉戰平江

袁甫聞擢副總兵永祿元年長沙陷學政部卒屯湘邵開
返攻湘鄉格鬪四五月兵潰敗被執械至武昌繫獄令髡
髮不聽□總督羅繼錦會文武吏羣鞠之學至庭植立呼
曰大明驅□□愛養天下垂三百年爾等皆中土人骨血
從誰參養父母埋誰土宇乃改頭換面倨坐堂上而械忠
義士于階下耶天地能容爾身必不能容爾子孫豈不聞
洪武初盡謫□□官吏妻女□□乎因大叫呼天目皆
盡裂引頸觸柱血流被面遂驅赴黃鵠磯遇害武昌居民
罷市往觀皆嗚咽流涕禁之不能止

永厯實錄卷二十三終

永順實錄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佞幸列傳

馬吉翔順天大興人通文墨工將迎挾持以武進士出身
愬官至廣東都指揮使宏光元年罷官聞鄭鴻逵擁思文
皇帝至福建吉翔往依附戴擢錦衣衛都督僉事與錦
衣郭承昊比奉勅至湖南勞軍福建陷吉翔走廣東至肇
慶會上踐阼復與定策事王坤龐天壽皆得其歡心遂陞
左都督掌衛事從駕至全州結劉承允承允爲請封伯爵
御史毛壽登駁參之吉翔與周鼎瀚構蜚語激承允怒奏

上繫壽登及劉湘客吳德操萬六吉削其職繇是深爲瞿
式耜所惡已而與承先比耜上幸武岡吉翔遂封文安伯
武岡陷上自靖州走黃岡出柳州兩宮泊車駕蒙塵艸莽
上不能騎吉翔奉籃筍步從扶掖行羊腸夜則通夕巡警
勤敏有加慈聖太后與上益眷倚之加少保晉封文安侯
上在柳象勅旨皆出吉翔手其幕客呂爾璵狹邪子也稍
知文義與吉翔共操大政瞿式耜疏請上攬大權明賞罰
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以服遠近上嘉納之吉翔因夏國
祥愬之太后謂式耜閒己不容皇上有患難親臣言遂不
用桂林潰上在南甯吉翔雖委票擬于內閣不合其意輒

以硃批改票結陳邦傳爲外援王化澄倚之爲重廣東反
正李成棟迎上幸肇慶瞿式耜請出桂林節制江楚黔蜀
迎使絡繹吉翔憚式耜遂結王化澄朱天麟力勸上東幸
楚師解紐何騰蛟莫能彈壓以至憤敗皆吉翔釀之也上
在肇慶吉翔猶執朝權金堡入奏謂吉翔有扈衛之功酬
以侯封足矣不當使與國政吉翔復因左右懇上切責堡
呂爾璵市權招賄繇中書舍人內批擢監察御史堡兩疏
力攻之爾璵落職吉翔愈怒挑陳邦傳與堡相訐奏廷訟
不平邦傳辭誦嚴起恆從中裁制吉翔稍戢以是怨堡入
骨竝銜起恆時上立三扈衛李元允督禁旅龐天壽督勇

衛吉翔督戎政吉翔所部步兵二千人皆市井烏合不堪見敵起恆乃請上開事例節冗費立御營庫招練親軍從上親征以劉遠生協理戎政金堡改兵科監紀之吉翔惡其分己權也嗾夏國祥以慈聖宮旨取庫金糜之事遂寢沮吉翔屢于太后及上前言堡結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把持國政目無君上太后及上惑之諸不逞者皆依附之吉翔爲言除去堡等則皆如其願吉翔又乘閒言式耜起恆皆主張黨人以挾持上使不得有爲且沮抑忠義爲國家離人心不如化澄能愛君憂國上素賤化澄至是遂嚮用之而薄式耜起恆言皆疑沮永麻四年春

兵

昭甫雖吉翔乘之爲蜚語達內庭言杜永和李元弼不
得且要駕爲降資兩宮震恐吉翔欲殺堡逐起恆奪式耜
兵柄而以陳邦傳爲外援耜之脅上欲上至梧密邇潯南
使邦傳得通朝廷處分遂噉夏國祥以太后駕先登舟脅
上必行嚴起恆懼式耜交諫上不宜棄廣東不聽吉翔念
詔獄且興而已欲避其名乃自請留肇慶督援東軍以錦
衣衛印授其黨康□□使得逞上至梧州吳貞毓等遂羣
攻堡等下錦衣衛掠治王化澄復入直召朱天麟雷德復
許奏起恆起恆稱疾求去胡欽華奏式耜老姦誤國以于
元煜督楚粵帥奪式耜權以至于亡皆吉翔主之也吉翔

外異內慘以曲謹奉慈聖凡所欲爲皆令夏國祥達太后
令必行上雖知其不可而慈聖命嚴上不敢違物論起則
慈聖于簾中引羣臣涕泣言子唯一死以殉社稷不似爾
等可去可降以國家爲戲羣臣莫能對上亦不能以意行
也吉翔以援東爲名翔翔肇慶所將兵旣寡弱不敢出峽
而畏忌諸勳帥不欲朝廷調發東下慮致軋己唯陳邦傳
率舟師數千至亦羸疲畏見敵吉翔日與邦傳徵樂縱酒
遙執朝政置廣州不恤杜永和困久不能支□兵復西破
平梧上奔潯南吉翔之師遂潰南走潯州上奔南寧吉翔
知大勢傾覆遂不復從匿潯州山中久之出降挾重貲北

歸不知所終

郭承吳江西泰和人故都御史郭子章之孫也以子章軍功廕授錦衣衛千戶崇禎閒諂事內豎屢官至都督同知太子少保馳驛歸里以貨殖豪縱爲鄉里患隆武元年起闖陞見以積資掌錦衣衛事闖陷走粵依附擁戴加左都督與王坤馬吉翔比從上至全州結劉承允承允爲請封伯爵御史毛壽登參劾之被削承吳遂得封泰和伯承吳挾寶玉金幣鉅萬金女樂十餘人從上至武岡以女樂分饋承允吉翔相比爲姦江楚無賴求仕進者皆附之已而隨承允降見殺

嚴雲從江西分宜人嚴世蕃之曾孫也以武進士歷官參將上卽位雲從依附擁戴擢錦衣衛指揮使加都督同知與馬吉翔郭承昊比事劉承允爲外援承允爲奏封清江伯毛壽登疏言雲從等無一矢之功而援邊鎮例晉封五等何以鼓人心而匡國難奏上壽登奪職武岡陷雲從隨上走粵西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掌後軍都督府事自以一品覃恩乞封其高祖嵩曾祖世蕃部議嚴嵩父子爲昭代姦臣稱首百年公論不容世蕃身伏誅譴國法昭垂雲從卽功侔李郭亦不能翻七朝之國憲而以恩綸被戎首況其羈縻之勞承恩受爵者乎乃但封其父祖而不及世蕃

雲從視吉翔差謹不敢執朝權碌碌充位而已上自梧州奔海南雲從北走匿懷集山中將取道歸江西李定國收粵楚雲從致書餽求見定國知其葺陋不之答雲從展轉嶺南北不知所終

侯性河南歸德人兄恂恪崇禎中皆官至九卿與周延儒爲死黨性家世豪貴驕縱不法補弟子員粗通制義舉業習騎射好納響馬賊爲無賴行邑令梁以樟以法鈐束之性拳擊以樟仆地不數日死性亡命走從十餘騎劫商旅于河北得貲數萬用賂內臣王化民恂恪復爲之地竄軍功籍以白衣徑授鎮守廣東西甯參將上卽位于肇慶性

依附擁戴丁魁楚庇之擢御營都督同知從上入武岡詔
事傳作霖援馬吉翔例封商邱伯上自武岡奔靖州性與
車駕相失先繇新甯至柳于右江刼行旅得金帛數萬上
至柳服御皆置性以其所刼獻慈聖慈聖置兩宮上及中宮
充服御三宮大喜加性太子太師左都督掌中軍都督府
事從上自南甯至肇慶性素畜無賴健兒將百人沿兩江
東至三水刼掠仕宦商賈多得金貲以豪侈與戚畹王維
恭及馬吉翔李元允日夕徵歌縱酒頗干預國政引薦文
吏給事中金堡論劾之書奏不省性黠慧通文墨堡所上
章奏性皆譯解示吉翔文稍深僻者則曲釋之指爲誹訕

兩宮以是慈聖憾堡必欲殺之性往往以珍異進奉內庭
尤爲宮禁所喜其母奉佛自髻爲尼勅賜號靜慧大師紫
袈裟金鉢盂出人以朱棒前驅入宮禁稱說外事慈聖信
之往往輒強上行國事之壞性實陰持之也梧州陷性降
于□

永麻實錄卷二十四終

永厯實錄卷二十五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宦者列傳

李國輔順天人爲司禮太監韓贊周養子崇禎九年授御馬太監奉命守沿北關口已而撤回隨贊周守備南京聖安皇帝立國輔附擁戴功改司禮監提督勇衛贊周于宏光中以伉直爲羣小所嫉引疾乞休沐國輔居宮中嘗侍左右馬士英進秘戲導上爲淫樂國輔每從容泣諫士英忌之而欲奪勇衛以授其幼子錫乃奏上徽池嚴信之間有雲霧山喬木蔽山宜採爲大工用遂請勅國輔往國輔

不知其給因欲行給事中吳适奏雲霧山必不可開採國
輔亦自悟請勿行乃遣人馳視果如适言然士英已奪勇
衛授錫以錦衣都督提督矣南京潰國輔隨太后走浙遂
白闕入粵上踐阼國輔入見請髣髴髮變服往南京潛視孝
陵詔遣往永祿三年夏國輔自嶺北重趫微服赴闕上召
見問孝陵狀國輔伏地慟哭言奴以去年夏至南京私市
香幣于星月下登鍾山望陵焚香帛泣奏高皇帝十一世
孫嗣皇帝某遣奴國輔候皇陵萬安以次履行周視殿垣
陵甃毀壞無餘茅茨塞望狐嘯蠶吟如荒山窮澗所幸陵
土鞏固梓宮燕安其四山林木問之都人云南都陷後雖

□騎充斥樵蘇四出猶無取損一枝者後洪承疇來經略江南見陵樹菁蔥怫然遽怒遂榜示居民令樵採爲薪懸榜三月民無應者承疇益恚罵曰□兵入北都未嘗令居民伐陵樹不三日閒諸山皆芟刈無餘江南蠻子已出榜令伐而三月不傷一木何愚驥至此因復榜令諸門非伐鍾山樹者不許通樵蘇城中幾至絕炊煙都民不得已乃往伐嗚咽震山谷今一片童山無尺林矣因引額觸地號哭失聲上爲泣下霑袍袖國輔因奏奴今歸爲皇上通一信仍請以殘骸再往若上旦夕恢復奴當至江干迎駕如天討有稽奴願以老骨頭付老祖爺陵前與狐狸餐不復

再見陛下復頓首大哭起上乃素服輟朝就太廟哭遂勅
國輔齋香帛再往省視永歷三年十月國輔至梅嶺鬚髮
攜蒼頭三人北發明年兩粵陷更無有知國輔後事者

王坤順天大興人爲御馬太監稍習文字陰薦便巧崇禎
五年勅遣國視宣府陷道臣胡良機御史魏呈潤劾其誣
罔呈潤坐降職坤益恣戾無忌憚奏參大學士周延儒左
副都御史王志道疏言內臣不宜侵輔臣上爲御平臺召
詰志道志道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憂
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惜也上震怒切責志道志道罷去
繇是驕悍凌轢與張燮憲曹化澗齒羣臣莫敢言者已而

奉勅至淮揚暴害商民未返命而北都陷[宏]光元年因緣
朽用遷司禮秉筆太監要勅往浙閩督催金花銀兩俱御
用大學士高[宏]圖具揭諫止弗聽坤因得留閩事思文皇
帝不得大用邀勅出粵催調援兵閩陷上卽位于肇慶坤
因緣奉慈聖太后遂掌司禮監事秉筆執國政坤以舊閣
老猾工揣合鉗制知內庭畏□踐阼無幾卽勸上棄肇慶
移蹕梧州上顧以爲忠遂倚任之瞿式耜上言今日之立
爲祖宗復讐雪恥宜奮大勇以號召遠近苟自棄門戶國
何以立坤居中持之上雖暫止而日作西奔計無固志戶
部郎中周鼎瀚與坤交善內批改給事中式耜力爭之不

聽未幾復改鼎瀚翰林院侍讀王化澄附之內批授兵部
尙書已拜大學士人直大學士李永茂奏薦十五直省人
士坤以其不附已假硃勅斥御史劉湘客激永茂去而坤
自疏列海內大臣遠莫致者雜坤私人于中共薦之給事
中劉鼐疏言坤內臣不當薦人坤激上怒將逐鼐式耜力
救之乃已坤疑鼐疏出中允方以智手復以停經筵激以
智去俄而口兵乘虛入廣州唐王死坤遽邀駕西奔式耜
力請畱蹕死守峽口飛調援兵奏甫上坤已挾上駕小艇
西上梧州遂繇桂林幸全州劉承允入見首論坤弄權誤
國上意動乃罷其秉筆以監事授龐天壽坤被譴出居柳

州武岡陷上幸柳州坤復入與天壽分掌監事然權稍落
矣天壽以曲謹爲上所信坤遂疎乃請勅監軍恢復粵楚
從何騰蛟軍中騰蛟頗與狎好湖南復坤以功賜一品服
從胡一青下衡州坤故以斥劉湘客與外廷爭至是乃上
疏薦湘客詞學擅世宜大用冀饑湘客使失望湘客自疏
論列之大學士嚴起恆面奏坤反覆傾詐上乃絕意惡之
湖南再陷坤走粵顧不得入內畱居桂林爲瞿式耜所不
禮乃屏居蘇橋驛恆恆死

龐天壽順天人崇禎間爲御馬太監頗見任使然未嘗與
秉筆事奉勅至南京宏光中備員不見用已走聞事思文

皇帝改司禮監勅遣至湖南遂畱粵楚間上踐阼與擁戴
天壽在北都權藉故出王坤下至是坤秉內政天壽弗能
頡頏坤驕悖口著中外旣側目慈聖泊上亦稍厭之而天
壽于諸奄中爲溫謹上意嚮用及劉承允逐坤天壽掌文
書房事隨上自武岡走柳州蒙塵苗峒中天壽與馬吉翔
皆有勞勩繇是益爲上所親信賜一品服提督勇衛天壽
粗識字不習典故其幕客徐湛以武英殿中書舍人晉秩
至大理少卿爲代理紅本湛亦憇愿不敢通外廷顧天壽
以樸率恆爲夏國祥所給頗推讓國祥故政漸歸國祥天
壽以虛名爲諸奄長所部勇衛士僅千餘人亦疋疲市民

無能爲有無刑部侍郎朱盛濃疏言內臣不宜典兵欲奪
勇衛歸李元允元允初無奪天壽兵意上切責盛濃詰其
何心盛濃乃沮天壽事上因載爲少過失而內臣恒懦畏
死不知遠計上棄肇慶走梧州失東粵遂蒙塵不返亦天
壽致之也天壽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紗微爲師勇衛軍
旗幟皆用西番書爲符識類兒戲又薦紗微掌欽天監事
改用西麻給事中尹三聘劾罷之天壽隨上走南太入滇
不知所終或曰爲孫可望所殺

夏國祥直隸涇國人美姿容以變童游狹邪然稍讀書習
制義應童子試不得補諸生聞聖安皇帝喜外嬖乃焚書

內宮求人內廷未及寵用南都陷走聞事思文皇帝爲少
監已走舉因龐天壽入內得補司禮太監天壽質樸不習
文墨凡閱發紅本委之國祥國祥工狐媚有寵于慈聖遂
駸駸奪大權外奉天壽以虛名尊之實自執政柄天壽弗
能爲重輒馬吉翔詔事兩宮專制國事結國祥爲內援凡
吉翔所欲行皆因國祥達慈聖取必于上以行之永祿二
三年間外廷稍持法紀國祥不能盡如其意日泣奏慈聖
謂金堡等把持裁抑詆毀兩宮挾李成棟父子爲勢心不
可測太后習聽之遂切齒堡等吳貞毓李用楫張孝起魯
可藻皆依附鄉曲與國祥交善王化澄因戚畹王維恭結

納之國祥曰稱化澄忠謹于太后及上所維恭亦因皇后
亟稱之上棄肇慶奔梧逮治堡等起用化澄卒至傾亡皆
國祥爲之也江國泰者亦竄國人也自宮入南都求用與
國祥爲死友銜受意旨通賄賂閫外陳請非因國泰達國
祥不得旨以是四方鎮將益輕朝廷瓦解以亡國祥故無
賴子濱亡不悟貪權勢行讒毀津津自喜龐天壽已乃惡
之無能制也國祥隨上奔潯南後不知所終上之居肇慶
也廣西糧稅盡給楚軍唯梧州府屬聽上徵用廣東則以
遼餉練餉給李成棟軍而上徵京倉及金花銀爲國用顧
皆內臣操其出納戶部無所關與日就虛糜乃至欲募從

駕軍而不可得每聞敵警哨探無人唯聽馬吉翔及內臣之意而已皆國祥主之也

永麻實錄卷二十六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叛臣列傳

劉承允字定一應天人以膂力聞能舉一鐵棖號劉鐵棍
爲相撲師應募爲材官從楚撫唐暉余應桂援勦守顯陵
承允多心計善結納遂得實授參將鎮守黎靖崇禎十六
年武岡民袁有志作亂攻陷武岡岷王遇害巡撫王聚奎
檄承允討平之出岷世子于難是秋張獻忠破長沙張先
壁黃朝宣焚寶慶走武岡承允按兵迎之二將斂兵入保
旦而獻忠破寶慶游騎犯武岡承允擊卻之獻忠欲西入

蜀遂置武靖故全楚皆陷唯西南一隅獨全沅撫李乾德
依之以安甚德承允獻忠既渡江而西乾德遣承允合張
黃二營復寶慶乾德甚懷承允傾心事之乾德假借備至
承允遂驕蹇自大凌轢先壁朝宣乾德唯承允意抑二將
二將懟懟屯茶攸間與承允交惡宏光初乾德以承允先
後功次人奏遂擢總兵官都督同知黎靖舊統土漢諸軍
衛所寨額軍萬餘承允部兵僅千餘人調諸屯軍以自雄
界岸謂諸將莫己若所部紳士編民皆懼其威何騰蛟家
黎平子文瑞少不習事承允屢挫抑之騰蛟撫楚承允深
以爲畏忌及騰蛟棄武昌開府長沙調諸將守湖先壁朝

宣先至騰蛟禮之有加承允聞之滋怒持文瑞陰事與騰蛟相抗久之乃集兵萬人赴長沙師旗幟器仗爲烜赫容實無意北出居旬日與先壁舉兵相攻騰蛟親詣其軍解之遂託以苗叛馳歸閩部將陳友功率兵數千守湘陰承允歸益橫要取寶慶租稅爲己餉隆武元年傳作霖入奏稱承允功遂得掛將軍印擢右都督加宮保稍益招募有眾三萬人據武岡專制黔楚間上卽位遂封伯爵已而上自肇啓西幸徵承允入按罪式相聞其虛名亦雅望之承允遣兵至桂林至則凌轢焦蹇與相攻大噪索餉而去馬吉翔前使楚承允與相結納至是因內臣盛稱承允足倚

上遂勅召之承允意何騰蛟力扼長沙已可藉以自保遂欲迎駕居武岡可挾上以制中外傳作霖從臾之遂應詔赴桂林以上出全州司禮太監王坤執權恣睢周鼎瀚附之承允入奏逐坤而對御叱責鼎瀚廷士翕然稱承允公忠不知其以脅主立威也錦衣郭承昊以女樂一部賄承允馬吉翔嚴雲從皆諂附之承允遂請封三人伯御史毛壽登參駁之承允大怒周鼎瀚憚承允曲意事之遂相好如夙昔乃與馬吉翔謂承允曰壽登疏劉湘客所作也湘客與瞿閣老議要駕勿從公出楚今若不譴此二人上必不得入武岡承允遂面奏壽登湘客把持誤國請逮問萬

六吉吳德操疏救之承允激上縛四人將杖之承允僞爲
跪救皆削職以是勢傾內外遂擁上幸武關式耕力諫不
聽廷臣惡畏承允多過不從駕行承允按上威福自恣
文武將吏爭奪唯承允意憾太僕少卿趙廷璧繫而斃之
廷辱刑部侍郎楊喬然喬然去遣兵掠之于道李若星爲
吏部尙書三日承允解之不得有所云爲若星大罵去未
幾兵陷長衡張先壁曰寶慶走沅州承允恐其至奪己
權守險隘遏之先壁棄子奪路去先壁奏使至承允磔殺
之楚蜀黔粵奏報者皆不得通何騰蛟入見承允羈縻諂
辱之上命騰蛟督師出永承允伏兵于道將害騰蛟騰

蛟不敢行胡一青怒拔營挾騰蛟去乃不敢追利吳炳脂
韋請以爲相票擬皆先呈承允而後進江楚諸無賴子及
武岡無行儒生且投承允夕授臺省郎署承允部將皆封
伯幕客鄒枚官至一品贈金圖書兵逼永寶承允畏張
先壁不敢西走思瞿式耜何騰蛟復絕南奔之路畫武靖
黎平苟安俄頃顧日漁獵貨財飾歌舞識者知其必降矣
承允旣挾上勅使非承允令不能出馬吉翔復爲上稱其
兵彊志決旦夕復湖南宮中遂恃以安兵已破永州遂
兩道並舉攻武岡及紫陽江守兵返走保石羊渡嗣通山
王蘊鈺急請對言至三十里外上猶不知猝至當如車

駕何上懼召承允問之承允對曰犯紫陽臣已大破之
北奔旦夕收復寶慶誰以此恐喝陛下者因叩頭請詰其
人語不遜上不得已良久曰宗臣蘊紆承允起大言曰請
陛下遣蘊紆出禦敵臣願解甲歸農去遂洶洶出遇蘊紆
于宮門奮拳擊之墮齒蘊紆遁去中外無敢言敵將至者
八月兵扣石羊渡承允別將陳友龍死戰不下請承允
出援承允至登高望敵兵退坐營門召諸將議皆請死戰
承允不語入幕中修降書遣使詣孔有德降使返與承允
耳語良久乃遣騎持片紙奏上言敵勢大陛下宜自爲計
臣不敢保上乃倉遽出奔城門不開麗天壽馬吉翔麾壯

士以利斧斷扃鎖上單騎走太后泊中宮皆乘籃筍出宮
嬪徒步從皇子幼在襁褓母負之出不知所往承允遂開
關延敵人有德從容宴承允于軍中又明日乃整兵入武
岡上馳至靖州繇苗峒達柳州承允請導有德軍入沅黔
追擊張先壁有德不聽挾承允下長沙明年春遂與俱北
承允故怨何騰蛟乃請有德勒陳友龍俘其妻妾友龍不
能違既北行有德軍泊漢口承允曰從有德飲博承允平
岷邸之亂多得奇寶器玩又擅西南財賦金幣充積每以
寶器爲博進有德忌而善之會陳友龍反正報至遂殺承
允沒其貲或曰承允之略也密白有德請執車駕以獻

得重賞有德不聽密令承允報上俾逸去故有德畱石羊
渡兩日而後入亦不遣兵追躡見承允之狡也懼至北而
洩之故殺之以滅口同承允殺者傅上瑞傅上瑞山東武
定州人中崇禎庚辰進士授黃州府推官善事上官爲湖
北巡撫王揚基所睚李自成陷承天黃州震恐揚基調上
瑞署武昌府事以避寇張獻忠自黃州渡江將犯武昌揚
基又調上瑞往江北監軍武昌陷隨揚基避匿漢川獻忠
入蜀揚基被逮上瑞返武昌迎何騰蛟騰蛟復喜之題擢
分巡下湖南道參議進太僕寺少卿已陞僉都御史巡撫
偏沅督兵守平江瀏陽上瑞家人自山東來盛稱山東緒

紳降□者皆得膺仕上瑞意動遂棄平江從醴陵南走寶慶駐沅州言偏沅爲己汛地竝攜劉體守兵西去騰蛟歎悅而已永祿元年□□沅州上瑞遂舉軍降孔有德挾之北去至漢口殺之

陳邦傳字霖寰浙江紹興人故富家子有口辨善逢合以賄中武科父事職方司吏胡執恭居中爲援引厯官分守柳慶參將隆武元年楊國威挾靖江庶人反招邦傳未赴聞丁魁楚檄邦傳討賊邦傳揣國威無成守柳州不爲下國威攻梧州魁楚召邦傳應援邦傳舉兵掩其後會焦璉自中起與邦傳合遂斬國威戮靖江庶人璉功最而邦傳

以結納魁楚得錄首功卽代國威挂平蠻將軍印擢都督同知上卽位以推戴加太子太師封思恩侯邦傳膺梁狹邪上馬必兩人交掖儒冠大褶侈拜揖以爲容胡執恭自北走投邦傳邦傳以爲腹心執恭故猾吏漫不知兵部將茅守憲其妾父也陳安國其弄童也貪庸委闢以便佞挾持相尙邦傳以鄙墨爲土司所積輕不聽調遣所部皆諸衛戍軍半老弱折竹爲矛稍召募市井爲親兵不滿五千人平蠻將軍舊駐桂林邦傳畏楚兵之偪立帥府于南甯上再幸桂林調邦傳援楚邦傳無以應益交總帥馬吉翔欲有請求輒得俞旨上幸象州邦傳陛見迎上居南甯封

慶國公加少師賜雲鶴服充班首官執恭守憲安國皆冒
伯爵龍船與覃鳴珂爭戰于象州邦傳不能制唯保南太
自固而已邦傳生未嘗見敵徒以奉上爲居停位百僚上
遂執朝權擅進退與王化澄馬吉翔相爲表裏士大夫無
行者爭依附焉□李成棟攻陷梧州進逼潯橫邦傳懼遣
書就成棟降會成棟有反正心不報邦傳益迫密遣其幕
客沈原渭齎土地甲兵籍詣成棟請獻乘輿以爲降贄原
渭至梧州成棟已下令反正守將郡邑吏皆冠帶奉正朔
原渭遂焚降籍駕小舟晝夜倍道歸揭旗于檣署曰招安
粵東及至南甯遂上書言已奉邦傳令說成棟反正事成

歸報成棟所遣使入奏者乘大艦逆流上會右江漲不得
卒達上驟聞東粵平大喜邦傳益獵爲己功而薦原渭功
侔隋陸遂擢僉都御史聯絡兩廣已而成棟奏使至知原
渭事歸報成棟成棟深惡之欲發邦傳曾約降狀馬吉翔
爲彌縫之乃止上弗知也成棟迎駕東出邦傳欲要畱恣
擅威福杜永和入見語露邦傳降狀邦傳懼不敢畱乃因
吉翔求世守廣西視沐氏守雲南王化澄當勅已諾允之
中書舍人張文光執不肯裨勅乃易稱居守廣西以與瞿
式耜畱守相抗便宜專銓除糧稅執恭輒奏用其子欽華
爲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欽華佻達惡少舉止妖冶楚師大

譁何騰蛟瞿式耜交劾免之上既東出邦傳遂自稱世守
檄下巡按御史吳德操朱判如屬吏德操怒咎持檄者馳
疏奉聞上釋不問瞿式耜上言今日蠶五等者相望初未
裂土而封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天子之土桂滇數萬
之師日需食邦傳輒稱世守將置車駕于何地廷議移罪
文光文光奏取勅視之果無世守字及視沐氏擅財賦語
邦傳乃沮邦傳專南太柳慶潯思田七府土漢之地每州
縣輒以部校率疲兵百餘人據之專置有司徵貢賦滇焦
楊馬之兵屬集桂平捍禦湖南糧糶不給瞿式耜徵糧于
柳潯邦傳攘爲己故物有司怙邦傳抗式耜不應給事中

金堡入見首劾邦傳請削其爵職俾闔外知有國法馬吉
翔力持之詔切責堡李成棟亦疏糾之邦傳見廷論不容
乃稍割潯柳賦聽朝廷餉軍用顧繇是怨式耜堡燭骨而
忌成棟思所以賊害之忠貞營兵屯梧州邦傳欲倚之蹂
兩廣併式耜成棟軍逼脅朝廷乃迎忠貞營屯潯南拜李
赤心母爲母以舅事高必正日夕從與赤心奪桂平肇廣
挾駕以號令諸將赤心初佯許之久之乃曰陳兄勸我刼
駕是將終謂我爲賊也邦傳懼乃不敢復言赤心死必正
尤惡邦傳而狎之盡奪其馬仗曰甥高枕居峒寨何用此
爲邦傳恐且恚乃迎朱天麟居其軍中與胡執恭共謀通

孫可望則逐高必正兼李成棟諸部逼瞿式耜殺金堡一舉皆可行遂命執恭造僞勅冊鑄秦王寶詐稱上命封可望秦王令專制蜀黔楚粵文武將吏兵馬錢糧生殺不待奏聞以令旨行百官皆稱臣聽令可望大喜逾望執恭恐可望使人謝事發覺乃馳報邦傳令結吳貞毓等爲內應要求勅旨以實其言會貞毓等力攻金堡欲逐嚴起恆倚邦傳脅廷臣互相資助堡等下獄起恆被劾邦傳欲去南太以需可望之人而已避其名免必正之挾持乃自請援東率疲卒數千次于肇慶可望以朝命不繼至而執恭阻己遣使赴闕乃拘執恭執恭迫馳報邦傳令其子欽華徧

賂王化澄吳貞毓等爲可望請王封如其僞勅嚴起恆執
不從化澄及萬翔爲調停之封荆郡王朱天麟與邦傳窘
天麟乃告貞毓令具稱臣啟疏百官從違姓名報可望可
望知其詐大怒殺執恭顧已稱秦王如僞勅出黔收王祥
等軍不能下然亦不肯爲發兵南太攻高必正邦傳方憂
懼不知所出會□兵破平梧廣州亦陷李元充之兵潰于
肇慶邦傳乃西還欲犯駕以降畏必正不敢入南甯而焦
璉自賀縣旋師次永安州邦傳遣書約與璉兵固守璉不
設備遂夜攻璉營執璉殺之獻其首以降于孔有德請有
德兵速攻南甯已爲前導犯車駕可必得有德姑諾之不

遣邦傳行以平蠻將軍印在邦傳所土司必視此爲從違
故待邦傳較優渥邦傳獻印已有德狎而畜之從居桂林
無所任使永曆六年李定國復桂林執邦傳磔之于市傳
首黔楚見者莫不快之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終